

學藝叢刊

第四種

投機

(小說集)

新中國報社出版

一四九三

學藝叢刊第四種

投機

新中國報社出版

投機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編輯者 學藝編委會

出版者 新中國報社

總經售 街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定價 國幣十元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出版

序 言

半年以前，有幾位朋友告訴我，說「『學藝』」上發表過的小說，可以出單行本了吧。」當時曾漫然聲曰：「可以」。

「應聲」這二字之上，所以必須加插「漫然」二字者，那是因為自己在說這句話的當兒，純然是像小和尚聆經一樣，「有口無心」之故。但編纂之職，却已決定由我擔任下來。一擔任之後，「有口無心」是不行的，這時，便顯得自己即使「有心」，也還是「無力」。

說句老實話，「學藝」上發表了的小說，篇數並不算少，莫說印一本小冊子，不成什麼問題，就是印幾本怕也來不及可能，但這是編書匠的勾當，我們決不想這樣做。在「有口無心」乃至無力的窘迫之下，還是勉力的試編一下吧。

我決心這麼辦：從巨帙的存報合訂本上，檢翻，重讀，這結果，發覺了其中的三數篇，或有足供讀者以及未讀者、顧處；雖然作者們都是些像我自己一樣的滯留在初學階段上的所

讀小說作者，藝術的修養和寫作的手段未必十分精到，但有一點是共通的，也是可取的，那就是說：取材方面，還不失其現實的根據。持平的「魚汛」，慕松的「女性」，特別是三神君筆下的從事麵粉投機的張君疑，林島細心刻劃了的農村悲勢力中的若干典型人物，都會經獲得讀者的熱情讚許；即使是在寫師生戀愛的故事吧，聖若也並不會浪用他的筆墨，因為他那支筆是觸及於某一部分的現實世界的。

希望讀者們能從這質量俱弱的作品中看出現實世界來，正如作者們在他們的作品中寫出現實世界來一樣。

編者 八，十四，上海。

投機目次

投機	三卅君 (一)
魚汛	龔持平 (二六)
牛的故事	林 鳥 (五七)
卑屈的土地	沙金璧 (六八)
女性	朱慕松 (七九)
映山紅	王 玉 (九四)
瓊玲之死	杜聖若 (一一五)

投機

三州君

君疑從麵粉業茶會出來的時候，已經將近新鐘十一時半了。

進城的時候，照例是一陣擠軋，近來城門時時半開着；進出城關的人，都須排着隊伍，在以兩排竹竿所作成的一條甬道中，魚貫地前進。門的兩邊各站兩個警察和一個兵，像電杆木樣畢挺地立着，在暗黃色的鋼盔下，圓睜着眼，注視着每個進出的人。進城的檢查因為較嚴格，所以城外一邊的人特別擁擠。後人的胸脯緊貼着前人的背脊，頭只能永遠地昂起，手只能永遠地垂下。兩腳半步半步地隨着前人而前移，慢得像龜緩地爬。好容易挨到城門口的时候，每人左手擎着「良民證」，右手便解開自己的鈕扣，讓警察上下左右內外地細細搜查；搜查後如果覺得你並無什麼嫌疑，你更得向站着的兵點一點頭，這樣你便可以自由地進城了。

君疑擠在人堆裏，額上滾出一粒粒的汗珠，連舉起手來拭一拭的機會都找不到。鞋跟被

後面的人踏冷了，也沒法蹲下去救，只得足尖用着力，把鞋子拚命地抓住，總算沒有鬆。鞋子被人家踏了去。人堆裏發出些令人作嘔的汗氣，一陣陣直向他鼻管裏沖；他皺皺眉，把鼻子不住地哼，但沒用，臭氣還是照樣地鑽進去。兩只原來已跑得發燙了的腳，格外覺得軟而無力了。他幾乎支持不住他自己的身體，若不是前後緊貼着的人身，他該老早倒下去了。時令雖則還只四月下旬的天氣，但正午的陽光，已像初夏般的熾烈，從天空中直角地射在他無遮蓋的頭上，使他發生一陣暈眩，眼前火星亂迸，額上的汗珠便沿着他凹進去的面頰淌下來；耳管裏轟轟地響，像有無數的蒼蠅在他耳邊叫。身上穿着一件粗布褂衫，就彷彿鉄甲般重，他的心幾乎跳來了。他想擠出隊伍，透一口氣，但兩只腿被人家的腿夾住了，沒法向旁邊移一移，況且竹竿的外面，還不時有巡警在那裏用皮鞭子向橫裏擠出去的人打。他沒法想，只得挺一挺胸，用盡他最後一點氣力，向前面擠。

「喂，朋友！輕些好喂！我的籐包被你擠扁了！」前面一個穿薄黑長衫的人則轉了半個頭，斜着眼，射過來一道凶惡的光，用不純熟的上海話說。

「對不起！後面擠上來沒辦法。」那眼光使君疑發生一點恐懼，他拚命地向後倒退，退了半

步，一個小雞一樣的人，立刻從他的旁邊擠上前去，墊實了他突出的地位。

小孩在哭，巡警在用皮鞭打人。

在一陣混亂之中，他總算擠進了城了。他換上鞋跟，一面扣着解開了的鈕扣，一面噴出一口長長的氣，腦子清楚了些，拖着軟酥了的腳，慢慢地向大街走去。

「真倒霉！要不是爲了生活，誰高興在城門上擠進擠出，活受罪？」

是午飯的時候了，強烈的陽光正發揚牠最大的威力，碎石鋪成的街道上，反射出一股迫人的熱氣，行人都喘着氣，儘擠到沿邊商店門前突出的遮陽下面走。於是熙來攘往，摩肩接踵，本來熱鬧的市街，就格外顯得熱鬧了。但行人儘管多，商店的顧客還是寥落可數。綢緞莊的店員站在門口，反剪着手，注視着每個過往的客人，看他們有沒有跨進來光顧的意思。但每個人都向陳列着許多新式呢綢的櫥櫃投了一個醜美的眼，搖搖頭，走過去了。偶爾也有兩三個摩登的女客，會站在櫥前歇一會，留下幾句花色怎樣，質地怎樣的批評，但真真踏進門去，掏出幾百元的鈔票，提一件衣料回去的人，却是少數中的少數。銀樓的木牌上寫着「始赤每兩××元」的白字，天天在改變。君疑每天走過市街，總要看看那白字，在三

年之內，他已經從三百元看到三千元，五洋店特別多，這是事變後的一種新興企業，在玻璃的櫥櫃裏面，像寶塔般的堆些火柴、洋燭、肥皂、香煙之類的東西。櫃台後面坐著幾個打着瞌睡的夥友。只有合作社的門口站滿了持着社員證等待購買配給物的人，也像城門上一樣，排着長蛇般的隊伍，從一個門裏進去，便提着一小包繼，或者幾盒火柴，帶着輕微的笑容，從另一個門裏走出來。

這一切情形，君疑每天都看慣了，並沒有去特別留意牠。只有一個思想在他腦子裏盤旋著，就是他怎樣才能在這幣值慘落，物價狂漲的怒潮中站得穩腳。這問題在一年之前，還十分嚴重。因為那時他還是一個獨身的人，當一個私立中學的教師，按月領取三百元以上的薪金，在沒有一點嗜好，他，個人的簡單生活，還不致成為嚴重的問題。但自從他去奉結婚以來，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在簡單到無可再簡單的結婚儀式中，他用去了他歷年全部的積蓄，並且還負了一點債。更嚴重的是從此他必須維持一個家庭，那家庭雖則是很小，（僅包括一夫一婦和一個女僕。）但依然是一個家庭，牠須要一切必要的設備和費用。每天的伙食就優待了他全部的薪金，房租、電費和日常的零用，却毫無着落。衣服雖則暫時不須要添置，但

總得預備一筆準備金。父親那裏固然還可以去拿一點接濟，但一方面父親也幾乎在飢餓線上掙扎，沒有許多餘款來負擔一個分支出來的家庭的費用，同時君疑的剛愎孤傲的性格，也使他不肯張開了手同他父親要錢，「難這一個成了家的兒子還應該把他生活的責任推到他老父的身上？」每當他的妻勸他向父親寫信要錢的時候，他總是這樣說。學校的薪金雖然也每半年增加着，但同跑馬般上漲的生活費，比較起來，也就無論如何也趕不上了。於是在正課之外，招了幾個補習的學生，每月也可以多一百餘元的收入，但這終究無補於天天增漲的費用。教員的生涯已到山窮水絕的地步，這事實迫得他不能不去想出一條新的生路來了。

這生路却是不容易找的。他的孤獨和傲視一切的性格使他不會去走鑽營的路。他的活動範圍始終是限於比較清高的教育界。以交際爲主要手段的政界裏，他是躑足不進去的，實在，他也不屑踏進去。機會不是沒有，但屢次被他錯過了。工業方面，他全然是個門外漢，連想都沒有去想過，餘下來的便只有商業的一條路了。對於商業，他以前也從沒一點經驗，要在這方面立足，本來也是很渺茫的。但事變後的商業却有一種特殊的現象：因爲物價的直線上漲，幣值的直線下落，每個人都把囤積貨物作爲保持財產的唯一方法。商店裏的營業即使

清淡到無人問津，但商店的老闆，依然能够賺得大批的錢，因為堆積着的貨物，不久便能值到超過牠原本幾倍的價格，實際還有營業越清淡利益越多的反常現象，因此商業便變成一條貿易的機器。也因此商業中吸收了許多本來並不從事於此業的人。君疑對於這一點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明知教育的前途只有沒落，教員的生涯是一條絕路，想以勞力換來的有限的薪金來維持一個家庭的生活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固然恨極商人的狡詐，恨極對於金錢的崇拜，但在生活的鋼鞭之下，他也不能不走他所不願意走的路了。於是他便向學校當局請了一星期的假，預備在這一星期的時間裏到商業的領域中去探一回險，看看有沒有他立足的地方。如果有所發現的話，他打算於下學期起正式脫離了學校，開始他另一條生活的路程。

第一個被他注意到的是那時正盛行着的麵粉的投機。

這是君疑初次到麵粉業茶會上去的第二天。那茶會是在城外一條熱鬧的市街的中心。三間舊式的廳堂中整齊地排列着十幾張「八仙桌」，每桌上坐滿五六個人，各人面前放着一把紫砂茶壺，一只磁杯，茶役來往地沖着開水。南窗下面是幾個雜貨攤，販賣些香煙、火柴、瓜子、花生、糖菓之類的東西，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提着一籃子，到處兜攬生意，用着強韌的

江市管「先生，奶油瓜子要哦？香煙要哦？蜜蒸橘子糖要哦？」地叫賣，有時不等你的回答，一把瓜子已放在你的前面。於是你便不得不掏出鈔票來要她找，「謝謝，先生！」她一面說著，一面帶着一個詭媚的微笑，接過鈔票，又到別桌上去兜攬生意了。香煙頭、燒過的火柴桿，瓜子殼，花生皮，糖菓的紙包……撒得滿地，此外還有中國房子裏照例要點綴着的濃痰和鼻涕。你每一腳踏下去，鞋底下總得帶些什麼上來。香煙或水菸的煙圈，開水的蒸氣，人身上所發出來的汗氣，混雜在一起，把那廣大的廳堂罩上一層輕淡的霧。空氣是污濁得使你喘作嘔，人聲是嘈雜得使你頭痛。每桌的人都在談論着他們的買賣，或者計算着小麥的價格，麵粉的生產量和消費量，外銷的盛衰，政局的變遷……凡一切足以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價格的漲落的，無不成為他們談論的資料。麵粉號家的經紀人跑來跑去應付着客人的請託，買賣出都須經過他們的手才算正式成交。每個人都帶着緊張的神情傾聽着每宗交易的行市。因為各人對於漲落估計的不同，有的大批拋出，有的大批抓進，就在買賣兩方面心理的強弱中，決定了價格的昇降。

這一切，對於君疑是一種新奇的經驗。他揀了一張偏東靠北比較人少的桌子上坐下，背

靠在壁上，架起了右腿，左手支着額，右手捧着茶壺，一口一口地吸着帶一點酸味的茶，從他深度的眼鏡背後，密切地注視着茶會上的一切情形。同他同桌的還有三個人：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瘦長個子，說起話來有些口吃；穿一件略略褪了色的藍綢夾衫，短得幾乎離地有一尺多高；在一條滿是褶皺的西裝褲之下，露出一雙發着黑光的尖頭皮鞋；年紀大致不過三十三四，但他額上深陷下去的皺紋，使他看起來好像要比他實際的年齡超過五六歲；他的全身是個不調和的集合體。坐在他兩旁的，年紀似乎更輕些，較矮較胖的一個，面上滿是些高低不平的紅粒子，穿一身半新不舊的深青色西裝，猩紅的領結鬆弛地圍在他粗大的頸上，證明他是忽忽起身便上茶會來的人。在三人之中，他是說話最多的一個，除了照例的小麥怎樣，政局怎樣等等談論之外，偶然也沒來由地插進一兩句女人怎樣的話。他的喉嚨很高，說得激昂的時候，便把他那雙肥得像要發酵的手不住地搖動。有時握着拳頭拍一記桌子，那多肉的手碰在堅硬的檯角上，似乎也不覺得什麼痛苦。第三個比較靜默，除了必要的場合之外，不大肯說話。他常常兩手捧着茶壺，失神地呆望着壁上的「衣帽物件，各自當心，如有遺失，與堂無涉。」的紅紙招貼。似乎有一種可怕的黑影時常在襲擊他。他不時搖頭，微微喘着氣，顯

然他是在那裏同那可怕的黑影搏扎，他想從他的嘴裏，把那黑影噴出去，但他屢次的噴氣，證明他的努力是一個完全的失敗。他穿的是一件淡灰色布質衫，下面的兩個鈕扣已經脫了線，像兩顆烏黑的葡萄般懸掛在他暢開的衣襟上。人很瘦，在闊而突出的前額下配上一個尖削的下頷，使他整個的面形變成一個等腰三角形。臉色是屬於那種缺乏營養像熟透了的香蕉般的淡黃色。一種說不出的焦燥的神情不時在他緊鎖着的眉間流露出來。

在君疑坐上去的時候，他們已先坐在那裏，在這茶會上，他們似乎也是「生客」；他們除了自己三人之外，從來沒有同別桌上的人談一句話，或者點一次頭。在喝乾了茶壺裏的茶之後，他們把茶壺蓋碰得「丁丁」地響，一面叫：「喂，茶房，開水！」若是一個「熟客」，必定是：「喂，阿森，開水來！」或者是：「喂，寶林，茶壺開壺了！」這一類的話，他們還叫不出茶房的名字，這證明他們也是新近才上茶會的人。

當君疑畏縮地加入了他們的集團的時候，他們突然停止了談話，三條目光同時對他射了過來。他們顯然是很懷疑，何以他一個人上茶會，這是不常有的事。君疑感到一點羞澀，一點像新郎走進結婚的禮堂時被許多人注視時的羞澀，他不敢去看他們，把眼睛避去了他們

的視線，去看那時正從正門走進來的兩個人：年紀大的一個手裏托着白銅的水烟筒，年輕的一個口裏嚼着香烟，一進門便跟先坐在那裏的熟人點頭招呼，便在人堆裏讓出來的空位上一屁股坐了下去，茶役立刻遞過來兩把茶壺，兩只茶杯，還有兩塊熱氣蒸騰黑得象抹布般的手巾。他們便一面揩着臉，一面和其他的人扯談起來。

「趙先生，昨天的收盤怎樣？昨天因爲有一點小事，先走了一步，沒有知道。」

「又昇起了些，最後一盤是八十五元五，協記買進了七千五百包。」

「今天還沒開盤，不知怎樣？」

「脚地很硬。昨天下午，小麥又昇起了五元，常州幫大批吸進，今天大教會打破九十元關。」

「你還預備做進些麼？」

「看機會，再做二三千包五月十五號期。」

「聽說政府有統制的消息，下月期的也許要趨跌。」

「風聲雖則很緊，但不致成爲事實。老錢那裏，我常有消息，總之，內幕很複雜。今年

小麥收成不佳，外銷挺硬，粉價只會漲，不會跌。」

突然像有什麼跌在地上的聲音，把君疑的注意收了回來。他看見坐在他右邊的那個滿面紅棧的矮胖子好像在發怒，一個茶杯被他舞動的肥手一碰，在檯角上轉了幾轉，落在地上，「拍」地碎了。吃刺了的半杯茶，全部傾倒在檯角上，像簫水般一滴一滴地沿着檯邊向地下流。那矮胖子大聲的叫：「茶房，抹布！再帶一只杯子！」但也不等抹布來，便把他那肥得像要發酵的手在檯子上抹了。

「碰一碰運氣！你那樣縮手縮腳的怎麼好做生意？老李，一定一千包！」他說「一千包」三個字的時候，特別用力，同時把他濕漉漉的手指一彈，一點茶水濺在君疑的鼻樑上。那被稱為老李的人是坐在君疑對面的那長個子，他用手摸一摸他瘦長的臉，眼睛裏閃出一股躊躇的光，嚥嚥地，又像請求地說：

「小陳，我說還是把穩些。……第、第一次下手，還、還是把、把穩些、五百包！」

「要做便是一千！」小陳松着說，一面在茶役新拿來的杯子中倒了滿滿的一杯茶。「三